

杨时与朱熹的理学传承

□ 杨思浩

史书明载:先贤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先生。而先贤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从生平对比,不难看出:杨时在1135年去世时,朱熹才年仅5岁,二人生前从未谋面,更谈不上杨时直接教授朱熹。读者见到标题或许会困惑,二人如何产生关系?其实,史实证明:朱熹间接接受了杨时“二程”理学之真谛,在杨时的二传弟子李侗的引导与教育下“逃禅归儒”,全盘接受了“二程”理学,并创建了闽学,终于集理学之大成。

众所周知,杨时是儒学向宋明理学演变发展时期举足轻重、颇具影响力的关键人物,是“二程”理学的真传弟子。程颐先贤在送别弟子杨时南归时曰:“吾道南矣!”杨时在南宋初期,传道东南后又将理学传入闽,经一传弟子罗从彦经二传弟子李侗,再传朱熹;特别是经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完成了洛学闽化的发展历程。在中国文化史上宋朝理学占据显著位置。在宋朝理学中最重要的就是闽学,闽学一派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朱熹。朱子理论来自“二程”与杨时。杨时是中国理学南传的关键历史人物,史称闽学鼻祖。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杨时把理学南传闽北,就不可能造就朱熹。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曾赋诗一首,赞扬杨时与朱熹:

鲁南有孔丘,闽北出杨朱,
古代人文中,均称为楷模。

杨时如何将程氏之学传给朱熹呢?杨时与他们的学生及其子孙这辈对朱熹的影响之渊源究竟在哪里?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朱熹之父朱松与杨时其子孙和学生之间的密切关系。朱松(1097—1135年)字齐年,江西婺源人。南宋政和年间中进士,曾任政和尉,后调任尤溪尉,朱熹就诞生在尤溪县衙内。朱松曾师从杨时学生罗从彦,并与杨时的学生陈渊(杨时的女婿)交谊颇深,他在《和几叟秋日南浦十绝句简子庄寄几叟》诗中:“心亲千里不辞遥,咫尺衡门接市桥。……万卷舌端真历历,一丘胸次更器器。……不见陈公发又涂,七峰深处食无鱼,终须指似龟山路。会使人疑得异书。”从诗中不难体会出杨时与陈渊对朱松影响之大。诗中的“几叟”即陈渊。

杨时平时十分注重研读四书,而朱松也注意用“四书”对年少的朱熹启蒙教育,朱熹在少年时期就能熟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让他从小树立以圣人为榜样的学习志向。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四书五经”是儒学的核心,杨时许多宣传孔孟之道的力著,都对年少的朱熹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朱熹与杨时的南传弟子郑德与相交甚好,朱松在《次韵郑德与归舟中感怀》:“两流鸣地隔寒流,病起相望客鬓秋。……会拥蒙冲入河渭,看君黄色上眉头。”可见一斑。难怪杨时先贤去世时,郑德与请朱松代写《祭龟山先生》祭文。何况朱松也是杨时的南传弟子,郑德与请师弟朱松代笔写祭文乃情理之中。

朱松与杨时孙子杨云交往甚密,并为杨云其父杨迪撰写了《杨遵道墓志铭》中写道:“杨云与予相好,学业志探能世其家者。”从朱松写的墓志铭字里行间能看出他与杨迪和其子杨云交往甚欢,对杨迪早逝痛感悲伤!

无须提及的是朱松逝世前曾将朱熹重托给杨时门下三弟子:刘勉之,刘子翥,胡宪。这三位武夷三先生是“二程”洛学的忠实追随者。刘勉之是朱熹的启蒙老师,是他最早将“二程”所作《西铭》传授给朱熹。刘子翥在理学方面侧重以儒学融合佛、老之学特色,涵盖道统心传之特色。胡宪则是朱熹《礼》学的启蒙老师。

儒学的核心经典是指“四书五经”。程颢、程颐则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首次提出了“四书”这一概念,并加以推广。作为“二程”的真传弟子杨时高度重视对“四书”的运用与推广,认为:“四书”是儒家最经典的著作之一。杨时是促使儒家从重“五经”转向重“四书”变化。而朱熹理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和成就莫过于《四书集注》,而朱熹在该书中引用杨时74条,(其中《中庸集注》一条,《论语集注》50条,《孟子集注》23条)位居该书语录总数第三位。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该书有41处注文中只引用杨时的观点,单独引用的次数远高于其他学者。甚至在个别章节中,杨时的观点撰写“二程”之前,如:朱熹在《孟子序说》中把杨时关于“正心诚意”的论述作为注解《孟子》的引证说明。与此同时,朱熹还引述了杨时以道统论注解“四书”的一番话,作为《孟子集注》的结尾,这就充分说明朱熹在创构自己理学理论体系时,把杨时的论述当作极为重要的依据加以运用和说明。

尽管杨时与朱熹从未谋面,但朱熹深受杨时影响、虚心接受“二程”理学观点,在杨时、罗从彦、李侗的悉心教导下,完成“逃禅归儒”的转变过程,而促成朱熹“逃禅归儒”的功臣当属杨时的再传弟子李侗的悉心教诲。李侗(1093—1163年)字愿中,号延平,南剑州剑浦人。他与朱松同为罗从彦的弟子。罗从彦(1072—1135年)南剑州剑浦县罗源里篁路村人,是杨时得意门生,真传弟子。是朱松介绍朱熹与李侗认识,并让他向李侗闻道求学。李侗晚年为得到朱熹这位出类拔萃的弟子而倍感欣慰!他在给罗博文的书信中云曰:“元晦进学甚力,宋善畏义,吾觉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李侗对朱熹的六次历史性的会见中使朱熹大彻大悟,终使朱熹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而他阐发洛学,继承程颢、程颐、周敦颐等理学先贤的理论,为创立闽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集理学之大成,成为继孔子之后中国的第一大儒。

可以说,杨时与朱熹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他们之间从未谋面过,但是先贤杨时无论是在朱熹青少年时期,还是他完成从禅学向理学转换过程中,也还是在朱熹集理学大成后,杨时的“二程”理学理论无时无刻不在教育与影响着朱熹。即使朱熹在创建闽学的巅峰时期,影响依然存在。

杨时先贤在朱熹眼里永远是闽学鼻祖,永远是“二程”理学导师级人物。

然而朱熹伟大之处还在于对杨时的一些不足之处,敢于坦率批评,如他指出:龟山解文字著述,无纲要。龟山文字议论,如手抓一物正紧,忽坠地,此由其气弱,等等。尽管朱熹对杨时的某些理学思想和理论曾提出批评,但并不妨碍他在编注《四书章句集注》《论孟精义》书时汲取和采纳了杨时不少的观点,也不影响其对自己是龟山门下的认定。朱熹闻名于世的龟山先生遗像上的题词:“孔颜道脉,程学觚箴。先生之德百世所师。门下生朱熹拜赠。”就是明证。

我们还可从朱熹写的《祭李延平先生文》中深刻感悟出杨时与朱熹的密切渊源关系。正如该祭文所言:自孟子之后,儒学道统已失传千年以上,直至“二程”理论出现才得以延续。杨时拜程颢和程颐为师,才得“二程”理学之真谛,然后倡导东南,首传罗从彦,罗从彦又传李侗,李侗再传朱熹。

笔者感动之余,不禁赋诗一首《颂杨时》:
曲阜生孔丘,闽北出杨朱;
凡有论儒出,必为说理人。

20世纪90年代峡阳中学校园一角



▲学生在屏山书院教室上课

►1949年南平
县第七区峡阳中心学
校毕业证书◀峡阳中学
师生在屏山书院
接受传统文化教
育。

峡阳的一个多月的革命斗争里,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农会、工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工农群众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峡阳和洋口两地就扩大红军1100多人,组成了闽中独立团(摘自《闽北革命史》中《东方军挺进闽北》)。闽北革命英烈、老红军、山东聊城军分区副司令员黄士金就是这时走上革命道路的。2012年,屏山书院列为红色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南平峡阳镇革命委员会旧址”。

屏山书院内设历史陈列馆、成才馆、图书室等。历史陈列馆陈列着2000年修缮屏山书院时发现的木制器皿,有戒尺、祭祀孔子时的盛器“豆”等。有屏山书院、民国小学、峡阳中心小学、峡阳中学历届书院长、校长简介、画像。成才馆保存有民国至20世纪50年代的学生毕业证书,以及学子奉献社会荣获的奖状、荣誉证书等。新中国成立后,屏山书院由小学发展至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子,他们中有专家教授、技师工匠、工农兵学商,有基层先进工作者、省市劳模、全国人大代表等。图书馆有藏书两万余册。学子书画馆收藏的是从屏山书院走出去,工作在省内外的学子的书画作品。其中尤其珍贵的是应植棠老校友凭记忆整理的《南平剑津中学校歌》《峡阳中心小学校歌》。

每年“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中小学都要组织团员、少先队员到屏山书院参观学习,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培养学生励志勤学、爱国爱乡的情感。每学期,峡阳中学在屏山书院召开德育工作研讨会,激励教师继承先贤们爱生敬业的优良传统。

目前,屏山书院依托“一会六室”,即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究会、陈列室、阅览室、文学创作室、书画创作室、科普活动室,成果展示室多视角,全方位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活动。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峡阳屏山书院是集“朱子文化遗存”,红色苏区旧址、南平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乡村少年宫于一体的延平区文物保护单位。

屏山书院建于清朝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距今已有170多年历史。它位于峡阳集镇西北的玉屏山下,因背靠玉屏山而得名。道光二十六年,杨应斗任南平县峡阳分县县丞,他修废兴利,做了不少民生好事。他认为峡阳民风“朴而未淳”,土习“端而近谚”,这都是由于“薰陶之术未周(通过教育陶冶使人们思想、性格、品德受到良好影响的培育工作没有做好)”的缘故,因此召集峡阳士绅乡贤商议修建书院。当时,峡阳贤达和乡民纷纷响应,踊跃捐款。屏山书院建设工程于1848年4月18日动工,1849年底竣工,共建造中堂、后堂、东西两厢廊房及门庑等共计51间,然后扩地10余亩,种植桃李花木,修建围墙。整个书院,屋宇俨然,错落有致,奇花异木,四时芬芳。

屏山书院按照朱熹在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亲手制定的教规严格教育学生,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教育内容,激励学生读书做人。书院建成后,不分贫富,广收峡阳及周边乡镇的学生,不仅教化了学童,也扭转了地方民俗风气,乡风习俗日趋文明。同时,科举考试声名鹊起,举人、贡生、秀才连捷登第。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举人应奎阶、拔贡应蔚华进京参加礼部考试和内廷招试,特意拜访了前福建学政,时任工部右侍郎、武英殿大学士彭蕴章,禀陈峡阳修建屏山书院之事。彭蕴章欣然提笔,写了《屏山书院记》,并载入《南平县志》。应奎阶、应蔚华为峡阳科举俊杰。咸丰癸丑科(1853年),应奎阶以大挑一等,先后宰任湖北咸丰、松滋、枣阳诸县,政声显著,朝廷赏加知府衔,事迹载入《南平县志·列传》。应蔚华内廷招试后,任职直隶州判,俟后回闽,特授永春州德化县儒学教谕,钦加内阁中书五品衔。晚年曾任屏山书院掌教堂长。作为剑浦才子,应蔚华好诗文,常与诗友、同僚唱和。今人仅见《剑浦诗编》收录其《食螃蟹》《暮春日致祭先农》等几首诗作,亦十分珍贵。应蔚华还将平生见闻写作笔记,名为《随手笔录》。其中就将《战胜鼓》收录其中,记述了缘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胜鼓”在峡阳流传200多年的场景。

屏山书院作为峡阳镇的文化摇篮,源远流长。朱子理学、传统文化、科学教育一脉相承。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求学于福州鳌峰书院的五品县丞应康济在屏山书院创办两等小学,并担任校长,成为当时南平县第一个创办新学之人。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期间,南平县第二区公立第一高等小学也办在书院里。解放后,创办峡阳中心小学。1969年,峡阳中学又创办于屏山书院,校园面积和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

2000年,屏山书院经修缮后焕然一新,正面筑以牌坊,其貌高踞雄伟。又建“四贤堂”,悬挂孔子与“延平四贤”画像。院内修建水池,设置盆景,植树栽花,环境更为幽雅。而后,成为峡阳中学德育基地,并作为文物古迹列为延平区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升格为南平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发挥屏山书院德育基地的更大功效,经有关部门同意,2009年,屏山书院又拓展为延平区乡村少年宫、峡阳镇图书馆。2018年,列入南平市“朱子文化遗存”名录。

屏山书院修复后,每年举行“三老聚会”。就读于屏山书院的老同学、老校友、老同乡在每年的国庆假日期间,在屏山书院聚会。“三老”们欢聚一堂,畅谈国家和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分享着美好的“桑榆”晚情。

屏山书院还传承着中国革命的红色基因。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国工农红军东方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的率领下由闽西挺进闽北作战。八月二十六日,东方军第五师十五团二营由船工骆道喜等人引渡,袭占峡阳,领导农民工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南平峡阳镇革命委员会”。会址就设在屏山书院和骆氏祠堂。红军在

书院古今

走进屏山书院

德育英才
学以报国

□应积满 文供图

屏山书院(张书琪 摄)